

翻开相册

往日回眸

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作为家里独生儿子的父亲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大姐身上,二哥的离去使得大姐在一夜之间似乎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——

大姐,你在哪里?

□吴强



时至今日,我都无法接受大姐已离家出走20多年的事实。

如果没有当年那场变故,或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,也不会有父母和大姐的不和,更不会让父母和大姐至今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后悔和痛苦中了。

对于大姐,我的印象并不怎么鲜明。只是能从零星的记忆中,搜索到父母经常背着大姐给我从集镇上带回好吃的东西时,而大姐只能偷偷地躲在一边羡慕的眼神。直到8岁那年,我才从爷爷奶奶的口中得知,大姐生于1965年,而且在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小东。1974年,大姐因为照看4岁的二哥没有留神,导致二哥坠入公社大院的粪坑里溺死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作为家里独生儿子的父亲自然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大姐身上,二哥的离去使得大姐在一夜之间似乎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。

后来,又有了二姐。直到1978年,我的出世才算让这个家多了一些欢笑。然而,大姐的命运却并未因我的到来得到一丝改变。父母从来不让大姐接近我,至于享受和我在这个家庭里同样的优待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就这样,大姐苦苦地支撑着,努力地救赎着自己。大姐初中毕业的那年,她本来可以就读在当时算来比较好的护士学校,可当奶奶好不容易说服父亲时,大姐



我和大姐最后一次相见

却流着泪水撕毁了手中的那张录取通知书。

在家里帮父母做了两年的农活后,大姐突然不辞而别。父母在大姐离家出走后的第一年,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十岁。其间,爷爷、奶奶也曾多次劝说让父亲想办法把大姐找回来,可固

执的父亲却好像始终没有任何行动,与以往不同的是,父亲是每年都会出去“看病”,而且一去就是一两个月。短短的4年里,父亲为“治病”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

1988年春末的一天,我正在教室里上课。大姐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,那一刻,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大姐还是记忆中的样子,只不过时年已经23岁的她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印迹,眼中也多了一丝不安和忐忑。其实,我知道,大姐是想家了,想父母了。我再三挽留大姐,可她只是流泪,不肯跟我回家。

当我和大姐照完这张相片,刚走到学校门口时,正好遇到了顺路来接我回家的父亲。两个人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,没有多余的只言片语,父亲冷冷地望了大姐一眼,一把将我抱上自行车,毅然决然地扭头而去,身后传来了大姐低低的抽泣。而我,也清楚地看到了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挂满了泪水。

那次见面之后,我再也没见过大姐,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。而如今,我也曾无数次地发现,年近七旬的父亲经常偷偷地拿出那张照片,呆呆地看着,摩挲着……

我真不明白,为什么一次不小心所犯下的错误,就非要用让双方失去亲人的痛苦作为惩罚呢?

心香一炷

在送爷爷的骨灰去墓地的路上,他生前的同事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好。爷爷虽然去了,但他却以高洁的品格赢得了职工们由衷的敬佩,他若地下有知,也当满足含笑了——

那远去的身影

□魏欣



年幼时的我和爷爷在一起

我的爷爷魏一博是1993年84岁时离开人世的,差6个月没能见到他的重孙。

爷爷平易近人,我们逢年过节去看他时,加上叔叔姑姑满满地围了桌子坐着,他总是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,吃饭时也总是盛了菜端着饭碗离开桌子站在一边吃,叫都叫不过去,说是这样习惯了。

他有两个书柜,摆满了书,光《红楼梦》不同的版本和其研究方面的书籍就占了两排。他去世后,我翻看他的书,每一本上都很有仔细地留下了他的读书体会,沈复薄薄的一本《浮生六记》也被他密密麻麻地注解说明。

爷爷活着的时候,从来不对我讲述他的故事,他去世之后,我才从奶奶拿出的照片中看到了包括在延安时爷爷的样子。奶奶这才向我说起爷爷的从前:在老家安徽涡阳组织并建立党支部,任党支部书记;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;深入杨虎城部队做地下工作;解放后到中南司法部、政法委、煤炭部工作;文革中的磨难和文革后的新生……在我心

里,爷爷原先的和蔼亲切之中,又渗透了点点滴滴平凡中的伟大。

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一件事。我在郑州经八路的爷爷家上小学一年级时,一幅场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:我放学回家,看到爷爷神情不对,双眼噙着泪,手中拿着一张报纸,手在不停地抖动,我奇怪地问他怎么了。晚上,我被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泣惊醒,探出被窝看爷爷,在桌子旁灯光的映照下,爷爷的整个脸都趴在了臂弯里,肩膀随着哭泣在抖动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大人如此的举动,简直是一种伤心至绝的绝望号啕。我吓坏了,躲在被窝里不发一言。我不明白,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爷爷怎么会这么反常?天又没塌。等到第二天上学时我才知道:天真的塌了——周总理去世了。从此,那个晚上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

也是在我上一年级时,我陪爷爷去他工作的单位——郑州煤矿机械厂。在路边等公交车时,我们旁边停下来一辆小轿车,司机很热情地叫着魏书记,与爷爷打着招呼,让我们上车。我认出是他们单位的司机,可爷爷却跟人家摆了摆手,非要人家开走,而他带着我还是坐了公交去的厂子。

在送爷爷的骨灰去墓地的路上,他生前的同事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好:单位有干部餐厅他不去,与职工们一起排队打饭;给他配的专车不坐,每天上下班都挤公交车;单位分房他以有房住为由推掉了……大家感叹:现在这种能与职工打成一片、没有领导架子、不享受特殊待遇的人怕是很难找了。爷爷虽然去了,但他却以高洁的品格赢得了职工们由衷的敬佩,他若地下有知,也当满足含笑了。

到如今爷爷走了已有15年了,可每当想起来,他的音容笑貌就像在昨天一样清晰而生动。他墓前的两棵松树现已有了参天的气势,青翠茁壮,一如他的身影……

征稿启事

曾经逝去的岁月总有一些难以抹去的记忆,可以是怀念逝去的亲人朋友,也可以重拾某一个或某一段难忘的人与事。现在,你不妨打开记忆的尘封,整理成文字,字数要求在千字左右,并配以图片。同时,本版还征集“爸爸妈妈的爱情”“那时流行”“那时的奢侈品”“儿时乐园”“那时过年”为主题的老照片,时间限于上世纪80年代前,千字以内。

来稿请寄:郑州晚报副刊崔迎收
E-mail:zzwbey@126.com

新鲜代言 郑州 Eady

郑州晚报·商都网·《大中原·奇妙儿童摄影大赛》魅力联合

奇妙 Wonderful

今天你代言了吗?

杨文琛

年龄: 1岁

奇妙寄语: 健康、快乐

上榜理由: “超级新鲜”

www.dazhongyuan.com

免费报名

Tel: 0371-6771 9599 6797 7099 地址: 大中原·奇妙儿童摄影大赛(市管沙湾公园北门)